

8岁女童孤身关在地下室33小时

这几天,重庆武隆县8岁女孩倩倩(化名)对电梯特别害怕,她甚至要求爸爸今后一定不要买电梯房,最好住在楼房的底层。2月22日,倩倩走出武隆县人民医院的儿科病房,刚走到电梯口就双腿发抖,吵着要和爸爸从6楼步行到底楼。

此前,倩倩被关在小区漆黑的地下室整整33个小时。倩倩对电梯如此恐惧,是否与此有关呢?



被困33小时的倩倩如今不爱与人交谈,不敢坐电梯

8岁女童莫名失踪

2月20日下午5时30分,在武隆县人民广场建设中路144号做生意的熊芳,关了门市回到家中,却发现8岁的女儿倩倩没有在家。

都已临近吃晚饭的时间了,一向乖巧听话的女儿去了哪里呢?熊芳这才想起,自己一下午都未见到倩倩的身影,还是在上午11点多的时候,女儿来到店中,拿了一份小吃,说要去与门市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龙景天都小区幺姑家与表姐玩。

“要性真大,竟然忘了回家。”熊芳立即拨通侄女的电话。侄女告诉她,倩倩玩到中午12时40分就离开了。

接下来,倩倩的老师和同学,自己家的亲戚,凡是女儿可能去的地方,熊芳都挨个打电话去询问,大家都说整个下午未见倩倩的身影。

熊芳一下子蒙了。她找来亲戚、朋友30多人,兵分3路:有的骑摩托车,有的开小车,有的步行,分别到小区、建筑工地、广场、街头巷尾、河边等处寻找,忙碌到晚

上8时,都未发现倩倩的踪影。

听说女儿不见了,在仙女山景区工作的倩倩父亲肖建忠当晚9时赶回县城,带着女儿的照片,去火车站、长途汽车站查看录像,车站工作人员都说没有见到倩倩的身影。直到次日凌晨4时,在亲友劝说下,他才回家休息。

女儿究竟去了哪里呢?肖建忠认为,女儿乖巧听话,刚上小学二年级,不会去网吧;她平时外出都要向大人请示,更不会擅自走亲戚。肖建忠担心:女儿摔倒在什么地方了,动弹不得,爬不起来。

“是不是被人拐走了呢?”有人提醒肖建忠夫妇。第二天一大早,肖建忠向当地派出所、刑警队报警,同时请来100多位亲戚朋友,到火车站、汽车站、码头、路口分别把守查看,防止女儿被人拐走。然而,直到21日晚上7时,大家都空手而归,还是没有倩倩的消息。

地下室里发现女童
倩倩从龙景天都小区出来后,去了哪里呢?真的离开了小区吗?肖建忠不相信女儿真的被人拐走。他找到龙景天都小区的门卫,查看20日中午到下午5时30分的监控录像。然而,查看了好几遍,他都没发现女儿出小区的画面。

难不成女儿钻到地下去了?肖建忠夫妇简直要崩溃了。
“A栋的电梯曾下过负3楼哦。”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,小区一位业主听说倩倩失踪的事情,提醒肖建忠夫妇。A栋的电梯可以从负3楼到12楼,因负1楼以下还未投入使用,平时都上锁不能下去。大家立即找来小区物管,叫来电梯维保人员,打开电梯,下到负3楼。

“幺儿!幺儿!”21日晚上9时40分,电梯门刚刚打开,倩倩的表姐郑福君急切地叫起来。地下室漆黑一片,什么也看不见,也不见一丝声响。突然,一双稚嫩的手从黑暗中伸了过来,一位身着红色衣服、头发满是灰尘、鼻梁带着伤口、一脸疲惫的小女孩蹒跚着倒向了电梯。

她就是失踪33小时的倩倩!倩倩看着爸爸和忙碌了两天的亲友们,嘴唇动了几下,嗓子嘶哑得发不出声来。大家火速将倩倩送往武隆县人民医院儿科救治。倩倩没有多大的外伤,但躺在床上紧紧地抓住妈妈的双手,拒绝爸妈关灯入睡。

电梯怎么到地下室

龙景天都小区物管负责人李先生介绍,由于负1楼到负3楼尚未投入使用,电梯上这些楼层按钮平时都是控制上锁的,即便小孩随意按动,电梯也只是运行到1楼为止。同时,开发商担心小区安全,地下室与外面的通道也是用砖堵住的,人根本无法进入地下室。

那么,8岁的倩倩怎么进了地下室呢?肖建忠提起女儿的遭遇很生气,他坚持认为一定是电梯出了故障,才导致女儿身陷黑暗的地下室33小时。

负1楼到负3楼楼层按钮都上锁控制,电梯又是怎么到地下室的呢?李先生称,小区的电梯是严格执行电梯年检的,去年10月才申请技术监督部门对电梯进行了年检,出现这样的情况,自己也很不解。李先生表示,既然事情发生了,他们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,目前已与肖建忠达成

初步赔偿协议,公司目前已关闭了这部电梯,也向开发商提出要求打开地下室通道,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。

物管:我也说不清楚

记者:电梯不下负3楼,地下室与外界的通道也是堵上的,你认为倩倩是怎么下去的?

物管负责人李先生:我也说不清楚。

记者:是不是电梯出了故障?
李先生:开发商交给我们就是这样在使用,去年10月才年检,技术方面的问题我也不好说。

记者:事发后是否请相关部门对电梯进行技术检测?
李先生:肯定要请技术监督部门检测。

父母:就像一场噩梦

倩倩的妈妈说:“这两天就像过了两年,当不知道女儿的去向时,巴不得马上知道她的消息;后来在小区地下室发现她时,我真的不敢想象她是怎么度过这33小时的。倩倩8岁了,平时都不敢单独睡觉,却一个人在黑暗中熬过这么长时间,真担心她今后害怕一个人独处。”

倩倩的爸爸说:“听到女儿失踪的消息,我傻了。倩倩真的很可爱,学习成绩也很好,上学期期末语文学考了96分、数学考了94分,她是我们唯一的骨肉。两天了,我一顿饭都没吃,现在倩倩找到了,想起她这两天不吃不喝,我一样也吃不下饭。现在唯一希望的是,倩倩能早日走出这段阴影,像以前一样健康、快乐地生活。”

据《重庆晚报》

15岁少女7年春节卖艺挣学费



小宁的手指熟练地触碰着每一根琴弦

卖唱是为了生活

22日下午两点,在广州卖艺了半个多月的小宁到家的1个小时前,记者在四川音乐学院附近一家装潢优雅的咖啡馆,见到了小宁的姐姐王国辉。一袭卷发,黑色修身大衣,牛仔裤配短靴,手里拿着新款的智能手机,眼前这名时尚的女孩很难让人相信她曾经为了挣学费而在各地卖唱。“我们坐楼上吧。”王国辉熟练地带着记者走向咖啡馆的二楼。

“我现在每天必做的事,就是关注网上对我妹妹的评价,虽然有很多支持者,但是负面的指责也不少,我认为对于她现在这么小的年龄,辨别是非能力、控制力都还不成熟,不论哪种评价都会对她造成影响。”曾经和妹妹一样,逢年过节外出唱歌挣钱的王国辉,如愿以偿地进入四川音乐学院,如今已经是川音大四学生。她现在固定在成都一五星级酒店内演出,每月的收

入大约3000元左右,偶尔还会接一些商演,这样的收入在成都已能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。

“我知道有人会有疑问,觉得我已经有能力负担家里的经济,何必还需要妹妹在外卖唱挣学费。”王国辉告诉记者,由于演出需要,每个月她自己都需要购置几百元的演出服装,加上生活费,省吃俭用每月只能存1000多元,刚好能负担自己每年1.2万元的学费。对于妹妹每年8000元的学费,实在有心无力。

针对一些网友指出靠“博取同情挣钱”的说法,王国辉坚定地表示:“我们卖唱不是为了挣钱,而是为了生活!”

父亲常想象女儿登上舞台

2月22日下午3点,小宁和父亲王太平乘火车从广州回到了成都的家中。

小宁的家夹在一片高档电梯公寓中间,七拐八绕经过狭长的小

巷,尽头一间20平方米的瓦房就是一家人住了十几年的房子。两张床,一张饭桌几乎占据了整个空间,饭桌上一碗白饭和一碟泡菜就是小宁和父亲回到成都的第一顿午饭。

这次在广州的半个多月里,他们父女俩在广州石牌村租了一间狭窄的小房,床是上下铺,一个月房租300元。“家里”只有一个电饭锅,每天早上熬些粥,就是早餐。而午餐和晚餐,由于没有固定时间,外面便宜的快餐店又大多关了门,父女俩只能随便将就。

刚放下碗筷,小宁便迫不及待地拿出心爱的琵琶擦拭、调音。当她细长的手指熟练地触碰着每一根琴弦时,婉转流畅如行云流水般的琴音回荡在整个房间。站在门口的父亲,面带微笑慈爱地注视着女儿。他轻声告诉记者:“在广州,常常这样远远地站着关注着女儿,想象着女儿有一天正式站上舞台表

演的模样。”

希望女儿完成祖辈梦想

13年前,2岁的小宁和8岁的姐姐跟随着父母从中江来到成都。由于爷爷曾是一名文工团横笛演奏者的缘故,两姐妹从小便和乐器和音乐结上了缘。姐姐王国辉9岁开始学习二胡,并常常跟着父亲走上街头卖艺挣钱,但是王国辉想进音乐学院的志向一天也没有变,功夫不负有心人,她终于如愿以偿地考进了理想的大学。后来,光靠王太平推车卖乐器的收入,根本无法支付大女儿高昂的学费。于是无奈之下,两人继续辗转全国各地以卖唱的形式挣取学费。5角、1元、5元……从中午到晚上,有时遇上天气好,生意也会好,一天能挣上一百多元。渐渐的,大女儿的学费基本上用不着王太平再操心了,现在轮到小女儿了。

即使艰难地负担着两个女儿每年2万元的学费,王太平却拒绝了一切好心人金钱上的帮助。“我觉得人一辈子最难还清的就是人情债。坦白说,我很希望女儿能拥用其他小孩拥有的东西,就算家里面条件有限,我也给她买了手机、MP3。如果我接受了别人的捐助,像这样她们两个本来正常拥有的东西,也会招来一些人的口舌。”

对于有人质疑,家庭贫困还坚持负担高昂学费供女儿读艺校的说法,王太平说,他只是为了完成祖祖辈辈未完成的梦想。从他爷爷辈开始,乡里红白喜事吹唢呐,到自己父亲在文工团工作,他们一家就与音乐结缘,可遗憾的是从未出过一个专业的音乐家,他希望女儿这一辈能完成这个梦想。靠着这个简单而朴实的信念,即便女儿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多次表示想要放弃时,王太平依旧执拗地说:“不行!”

梅花香自苦寒来

《春雨》《十面埋伏》,记者注意到在小宁点唱的歌单上,几乎都是琵琶名曲,面对街上形形色色的路人,弹奏这样阳春白雪的曲子,王太平说他并不担心曲高和寡会影响收入,“有时生意好,一天的收入能达到五六百元,我想是小宁的认真会感动很多人,不少人还给我们留名片希望给予帮助。”记者注意到,在王太平收到的名片中,有公司企业的经理、董事长,有大学里的教授等。

小宁开玩笑说,自己“跑江湖”也有7个年头了,已经记不清楚第一次在街头弹琵琶的心情了。谈话中的小宁表现得很老练,她说虽然生活困难,但自己心态乐观,希望靠自己的努力,赚够学费。每天,她和父亲中午出门晚上8点才收工回家。虽然也遇到过白眼,经常有一些讽刺的话,把她归于跪在街头乞讨的那种“学生骗子”,不过还好,好心人多。“我并不觉得自卑,因为相信贫苦只是暂时的。”小宁说,在跟着父亲走南闯北的日子里,体会到了生活的不易,理解了爸爸妈妈的辛苦。

尽管在这7年的春节,都要远离家乡,远离母亲和姐姐,可小宁却表示,她并不孤单,也不羡慕那些能全家团聚的同学,“先苦后甜,我现在的努力就是为了将来每一个春节家人都能在一起度过。”

“她很有悟性,在班上也很开朗。”小宁的班主任老师涂东霞告诉记者,考虑到小宁家里的情况,学校每个月都会发放150元的助学金解决小宁的部分学费。

记者离开时,小宁的父亲王太平悄悄地说:“明年,我想开个乐器店,扩大生意。不再让娃娃去街头卖艺,毕竟这一步也是无奈之举。我更希望的是看到她在舞台上的表演。”

据《天府早报》